

H 草木芳华

## 父亲和竹子

■ 曾洁

假日,我去参观一个画展,有一幅画吸引我驻足。仰头凝望,淡墨染出的青墙,院子内繁花似锦;墙外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伸向远方,一轮皎洁温润的圆月斜挂天上。这是一轮乡村的月亮,仔细一看果然题名:乡间月色。这幅画将我的记忆带回童年。

儿时,在农村,父亲喜欢种竹子。我家庭院前水沟旁,父亲种了一排竹子。他说,“既防止水土流失又可供观赏。”

对于竹子,我处于一种远距离的仰望或者观赏。它于我,或如深千尺的桃花潭水;或者猜不透道不出其中深藏的未知。

晚上,皎洁的月光让空旷的夜空多了一丝璀璨。每每此时,我踩着朦胧的月光漫步,一排排竹子在微风中摇摆着身姿。月光下摇曳的竹影斑驳陆离。柔柔的月光透过竹叶与地上的竹影相互辉映。

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有诗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新诱人的月夜意境幽深,我读到不寻常的异样,或者不可名状的恍惚。在我的视野里,总有一片辽阔的竹海,在大地的褶皱里。

那时,父亲在一所黎族村庄的学校任教。人隔千山,路途悠悠,来回徒步。竹扁担使得父亲瞬间有了担山填海的力量。父亲毅然挑起执教三个班级学生课程的担子。站在讲台上的父亲,就像风中站得笔直的竹子。

印象中,父亲是从一根竹扁担开始与竹子耳鬓厮磨的。磨得发亮的半月型长扁担,常常担在父亲的肩上。

竹子承载着爱的重量。

父亲可以从竹枝上取下一节,制作火筒吹火做饭。他可以用竹子,打制成厨房的轧板。甚至可以花一个星期天的时间,用上好的青竹为学生编织憩息的竹席。父亲对竹子有着独特的情怀。父亲说,“竹直空心象征正直谦虚;竹折而不断象征柔中有刚的做人原则;竹节拔高象征高风亮节。”父亲钟爱竹子,如同爱他的学生一样。

H 花朝月夕

## 干枯之美

■ 陈亚红

晚饭后,我走进书房,拉亮灯,站在置物架前,打量着这些心爱的宝贝。这里放置着我喜欢的东西,干枯的罂粟果,干枯的莲蓬,干枯的竹枝,干枯的迎春花……

罂粟果插在一个瓶底半径约2厘米、高约8厘米的玻璃瓶里。那是几年前,我去乡下的朋友家,她带我去她家附近的一座破房子里淘宝,那座房子几近倒塌,只有后方还存留着一些瓦片。屋里只遗弃着一些不要的旧家具,厨房的屋角有个橱柜,我打开橱柜的一瞬,看到这几个罂粟果,正安静地躺在里面。我如获至宝,伸出手,把它们轻轻地抓在手上,仿佛抓住了时光深处的美丽。拿回家,插进瓶子,放在了置物架上。

罂粟果左边,是几枝干枯的莲蓬,莲蓬插在一个陶瓷罐子里,这几个莲蓬和陶瓷罐子,是一个叫莲儿的朋友送的,莲儿因为感情受挫,远走他乡,走之前,她把这个留给了我。一晃已是几年前的事,莲蓬还是当初的模样,只是这罐子,被我一次次擦拭,变得更有光亮。朋友走后,再没和我联系。只是每次看着这几个莲蓬,恍惚间都看到她站在深秋的田野,在一池残荷前,显得清凉而又落寞。

另一侧那个长圆形的玻璃瓶里,插着几枝枯萎的迎春花,这是今年春天,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剪下的,当初是用水养在这个玻璃瓶里,置于电脑桌前。过了些日子,花和叶子渐渐呈现出枯色,可是没有掉下来。我干脆把水倒掉,继续在瓶子里插着,最后就成了现在的模样。枯枝上,几朵失水的小花,虽然少了一份水灵,但是干净的枯白色,有一种纯朴之美,让人赏心悦目。

另一个置物架上,放着一个青花瓷,瓷瓶上,插着一枝长满红果实的南天竹,这是去年深秋,我一个人驱车远行时,在深山中采的。当时看到那蓬南天竹时,惊讶于这个小小的枝丫,居然能承受住这么多的小果实,密密麻麻,挤挤挨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我从车上拿来剪刀,谨慎地剪下,再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垫着软布的纸盒里,然后才放到副驾驶座里。

下层置物架上的瓶瓶罐罐里,盛着一些干枯的花朵。一个瓶子里是野菊花,是我从郊外采回后风干,再随意装入瓶子里,这些精灵就像一只只栖息的黄蝶;一个小碟里,装的是桐子花,是春天时我从山涧中捡回的,这种花即使风干后依然鲜活;另一个玻璃瓶里,是大把大把的桂花,采撷桂花,只要在落地时,用手拢回一些,随便放在哪个透明的瓶子里都很美……

我喜欢永恒,但我知道世间没有永恒,于是我喜欢上了这些干枯的植物,我知道,这干枯之美,虽然不能带给我永恒,但是至少延长了一份美丽。

H 食话琼崖

## 吃口槟榔做嘴红

■ 王卫

槟榔为棕榈科植物,常年挂果,树杆碗口般大,单杆不长枝,羽状复叶,果坚,卵圆形,鸡蛋般大。果可吃,也可当药,是我国四大南药之一。

秋季,是万物收获的季节。槟榔也是秋季收获的。然而,槟榔并非只在收获时节才吃,而是从小就可吃。台湾人就是槟榔结果一个月后,果子约手姆指般大时就开吃,一直吃到冬季。

吃槟榔,是很有趣的。

我妻子从小生长在四川,第一次吃槟榔时,从镜子里发现满口是鲜红的血,吓坏了,说,吃槟榔会出血?我说,那不是血,是槟榔汁。妻子说,我咀嚼的全是绿色东西,没红色的啊。我说,这是“槟榔结”的杰作……

所谓“槟榔结”,即吃槟榔用的配料。“槟榔结”由扶留藤叶与石灰膏和香料八角等组成,先把扶留藤叶切小,再在叶上涂石灰膏,撒上香料,然后打成三角形的小结子,这就成了“槟榔结”。

吃槟榔为什么要用“槟榔结”?古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做了解答:生吃槟榔味道苦涩,但与扶留藤和蚶子灰一同咀嚼,则柔软滑润甘

美。扶留藤是一种藤类植物,海南俗称萎,叶子有巴掌般大。蚶子灰就是海里一种贝类软体动物,蚶子灰就是用蚶子壳烧成的一种石灰。海南人与台湾人吃槟榔前,先弄“槟榔结”。吃时,把鲜槟榔切成几小片,一小片槟榔配一个“槟榔结”,两者同时入口,然后慢慢咀嚼。槟榔鲜果水分较多,咀嚼时,会感到满口是水,第一口水有点苦涩,一般不吃,吐掉。再咀嚼出水时,这口水不要立即吞下去,得慢慢地在口里咀嚼,让槟榔与“槟榔结”互相磨合。经过磨合,槟榔会释放出槟榔碱,第二口水很快就会出现变化,由赤色渐渐变成红色。此时,再款款地把槟榔汁吞下去。

槟榔与“槟榔结”,都不是红色物体,为何槟榔汁会变红呢。这个谜,得用科学去解释。笔者作过试验,单咀嚼槟榔,汁是赤白色,槟榔与扶留藤一起咀嚼,也没有半点红色。后来又加了蚶子灰膏,槟榔汁立即变红。为何加了蚶子灰膏,槟榔汁会变红?笔者请教过专家,专家说,这主要是蚶子灰起了作用。蚶子灰与扶留藤和槟榔一起咀嚼,发生了化学变化作用,使槟榔汁变得血红。

吃槟榔与吃任何东西都不同,

一口槟榔要吃半个小时以上。槟榔为何这样耐吃?其实,准确地说,槟榔不是吃而是嚼。槟榔的纤维很多,无法吞下。人们只吃咀嚼出来的槟榔汁。槟榔越咀嚼味越浓,口越红。

槟榔与“槟榔结”一起配吃,是会醉人的,这种醉,似酒醉,不过,它是植物醉,不是酒精醉。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这就是醉槟榔的奥妙。醉槟榔有一种很美的醉姿,口红颊红,似妆非妆,似醉非醉,《台湾竹枝词》是这样描绘的:“摘来还共萎根(扶留藤的根)嚼,赢得唇间浸染脂。”宋代唐庚曰:“织贝流肌滑,槟榔入颊红。”被贬到海南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见到醉槟榔的少妇后,即兴写下两句醉槟榔的千古绝句:“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依是醉槟榔。”可见,醉槟榔是一种趣事,是一种美姿,是一种韵味。也是一种浓厚的槟榔文化。

有人说,吃槟榔因为汁红如血,唇红牙黑,槟榔是俗物。但也有人说,槟榔是海南、台湾、湖南人待客的烟、茶、槟榔三者的雅物。海南《正德琼台志》里曰:宾客至不敬烟敬槟榔。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也有理。

槟榔是俗物,这是今人所说。明清时期,槟榔可是雅致之物,曾是广州的富贵时尚之物。明代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说,潮州人以口红齿赤为富贵子,嚼槟榔不离口也,广州城中,不时看到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儿束金带,跨骏马,在行进的途中仍不停地咀嚼着槟榔。这已经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了。清代吃槟榔,可以从《红楼梦》中得知一二,第六十四回中有这样的描写: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府也吃槟榔,而且用荷包随身带着,你能说槟榔是俗物吗?

如今,吃槟榔,有两种,一种是经过蒸煮熏干等制作后的槟榔果干,另一种是槟榔鲜果。槟榔鲜果,是一种传统的吃法,生态、原味原汁,很受槟榔爱好者的欢迎。湖南人爱吃槟榔干果,海南人与台湾人爱吃鲜槟榔鲜果。槟榔是雅俗,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必强求统一。可吃槟榔的奥妙及文化,是许多雅物无法比拟的。如你到海南或台湾旅游,别忘了“吃口槟榔做嘴红”。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H 诗路花语

## 汉字,我的乡愁

■ 李科渊

我站在殷墟  
站成一个汉字  
站成一种仰望

回望五千年岁月  
我凝视甲骨  
我翻动竹简  
我流着泪大声喊  
汉字不死  
不死汉字

河流曾被掩埋  
但水不曾枯竭  
王朝亡矣  
汉字不死

多少文字随着河流消失  
多少文明在荒漠中消亡  
不死的汉字  
你还鲜活在我的血液里

你曾被视为落后  
你曾被当作包袱  
而你穿越了风云  
穿越盛唐与甲午  
穿越辉煌与苦难

横竖撇捺点折钩  
你用简练组合出繁花  
你用四千字表达世界

一个汉字是一幅画  
方块中流淌着写意

大山 楷的方正  
流云 行的飘逸  
瀑布 草的狂野

一个汉字是一座城堡  
有方的沉稳  
一个汉字是一个庄园  
有圆的自足

一个个汉字连起来  
就是不屈的长城

你消融了野蛮的入侵  
你化解了外辱的猎杀  
你容纳了异质的叙述

汉字  
是一幅中国地图  
是一部中华历史  
是一种古老智慧

废墟上  
王庭已经消失  
汉字还在蓬勃生长

从甲骨到青铜  
从竹帛到宣纸  
从铅火到光电  
一次磨难  
一次新生

只有它 回过头去  
把历史写得那么长  
而今它 回过头来  
会把未来写得更远

河流不曾枯竭  
河流又开始奔涌

凝视着甲骨片  
它的刻痕那么幽深  
它的光芒如此悠长

汉字是方的  
一笔一划搭起一个家园

汉字是圆的  
左冲右突总回到中心

汉字 移动的家园  
汉字 永远的家园

汉字 华夏的徽章  
汉字 中华民族的乡愁

你是一条不息的河流  
蕴藏民族不屈的秘密  
你是一把不灭的薪火  
传承民族千年的魂魄



H 浮世绘影  
■ 黎飞飞

## 眉上细雪

■ 耿艳菊

听《风雪故人来》时喜欢上一个词:眉上细雪。这四个字真美。清清净净的,不染纤尘,仿佛汉语言世界中的世外仙姝。我在雪白的笺纸上一笔一划写下它们,读一遍,又一遍。宛若置身明朗澄净的梦想中的桃花源,身内身外俱是朗朗然。

眉,是远山如黛,汇聚了一个人的精气神。眉上有细雪莹莹晶澄,那是一个人的精神明亮之处。可是,就像内心要坚守住最开始的初心,要守住庸庸世俗外一方田园,眉上细雪其实是很危险的事。

如此,眉上细雪倒是我们在尘世上活着的很难得的一种境界了。

昨日收到一杂志样刊,看到一个女子的故事,颇为感动。又在网上查看了她的很多资料,如她这般敢于追求内心的人真是难得。一时又想到眉上细雪,而她真是可以担得起这几个字的晶莹澈澈的。她把这样危险的事做得稳当而宁静。

她叫汪化,视绘画为生命。她生活在喧嚣的世俗内,却可以超然于世俗之外,安静地守护住自己的内心,坚守梦想。在极其简陋甚至艰苦的环境下,她仅用5毛钱一支的签字笔,用自己独创的线条画法,绘制出30米长的长卷。画出这一幅长卷,要花费一年的时间。长卷上的内容完全来自她的想象,既独立又相联。

她的画作艺术价值很高,被收藏在博物馆内。她独特的画法和思维,很罕见。后来,很多人知道她后,称她为天才。

你知道吗?她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姑娘,生在福建山村,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15岁之后,离开家,像很多女孩那样他乡打工,辗转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地。

唯有不同的是她喜欢画画,一直喜欢着。一支笔,一个本子,就是她快乐的小世界。为了追逐她的绘画梦想,更接近艺术,她来到了北京。那时她已经30岁了,在中央美院旁边的书画店里,她翻阅着画册,那样一个艺术的世界让她决定留下来。

然而,要画画须得先生存。她到中央美院的食堂里找经理,说可以不要工资,只要管吃管住让她有时间画画就行。经理感动了,每天让她工作三个小时,一月给她一千元工资。

她租住在中央美院旁边的地下室里,只有十来平米,暗且潮湿。而她已经很知足了。除了三小时工作外,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地下室里画画。几幅30米的长卷就是在地下室中完成的。

后来,中央美院的老师学生知道了她,她也认识了很多绘画上的朋友。她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成为了一名驻店画家。她的画被博物馆有偿收藏了,她开了画展。她把收入给了画店所在的基金会。她想一直安静地画下去,画出一幅让自己满意的画作。

其实,早在上海,就有国外商人看中了她的画,想把它们印在女士的手袋上。她拒绝了。她内心一片澄澈,想要的是艺术,不是名利。我想,若那时同意了,这世界上是不是将会少了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呢?她还会不会画出30米的长卷?还好,她拒绝了,有了今后更大的成就。

有人说她幸运,有人说她为天才。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幸运儿和天才啊!她是让自己活得精神明亮,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想要的,守护住了澄澈的初心。眉上细雪莹莹,正如内心始终如一的纯净,这恐怕才是那些有成就者的幸运吧。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